全上古三代秦漢三國六朝文

烏程嚴

南平王鑠

鑠字休玄，小字烏羊，文帝第四子。元嘉十六年封南平王，歷冠軍將軍、湘州刺史，累遷南豫州、豫州刺史，領安蠻校尉，改散騎常侍、撫軍將軍，戍石頭。元凶弒立，以為中軍將軍，進征虜將軍，開府儀同三司，南兗州刺史。孝武定亂，進司空，賜藥死，追贈侍中司徒，謚曰穆王。有集五卷。

答移魏若庫辰樹蘭

知以邊氓擾動，多有叛逆，欲杜絕奸宄，兩息民患，又欲迭送奔亡，禁其來往。申告嘉貺，實獲厥心。但彼和好以來，矢言每缺，侵軼之弊，屢逞莽聚，任情背畔，專肆暴略，豈唯竊犯王黎，乃害及行使，頃誅討雖繁，事止徵服，或有狐奔鼠竄，逃首北境，而輒便苞納，待之

若薄、斂其糧仗、縱爲寇賊、往歲擅興戎旅、禍加孩耄、罔顧善鄰之紉、不惟疆域之限、來示所云、彼並行之、雖豈辭盈觀、即事違實、與嫌長亂、實彼之由、反以爲言、將違弱厚之義、疆場之民、有自來矣、且相期行、素本不介懷、若於末欲消奸弭禁、永存匪石、宜先謹封守、斥遣諸亡、驚蹶逸鏃、不妄入境、則邊城之下、外戶不閉、王制嚴明、豈當獨負來信、若亡命奔越、侵盜彼民、斯固刑之所取、無勞遠及、自荷閫外、思闡皇猷、每申敕守宰、務敦義讓、往誠未布、能不愧怍、當重約示、以副至懷。宋書索虜傳、元嘉二十五年、虜寧南將軍豫州刺史北井侯若庫辰樹蘭移書豫州右將軍雍州刺史南平王鑠荅移

竟陵王誕

誕字休文、文帝第六子、元嘉二十年、封廣陵王、歷北中郎將、南兗州刺史、徙南徐州刺史、二十六年、改封隨郡王、出爲後將軍、雍州刺史、遷安南將軍廣州刺史、未行、改授安東將軍、會稽太

字孝武即位徵爲衛將軍荊州刺史進號驃騎將軍未行遷侍中驃騎大將軍揚州刺史改封竟陵王孝建中遷太子太傅南徐州刺史大明初出爲南兗州刺史鎮廣陵三年舉兵伏命沈慶之攻殺之有集十卷

奉表自陳

往年元凶禍逆陛下入討臣背凶赴順可謂常節及丞相構難臧魯協從朝野恍惚咸懷憂懼陛下欲建建字從魏書補百官羽儀星馳推奉臣前後固執方賜允俞魏書作未方賜從社稷獲全是誰之力陛下接遇殷勤累加榮寵驃騎揚州旬月移授恩秩頻加復賜徐兗仰屈皇儲魏書作與遠相餞送臣一遇之感感此何忘魏書不重感字作此何可忘度危魏書作庶希偕老永相娛慰豈謂陛下信用讒言遂令無名小人來相掩襲不任枉酷即加誅翦魏書作揃雀鼠貪生仰違詔敕今親勒部曲鎮扞徐兗昔緣何福同生皇家今有何罪便成胡越陵鋒奮戈萬

汝豈顧瀏定呂斯（劉書作之斯）冀在旦夕，右軍宣簡及武昌晉昌無罪並遇枉酷，臣有何過，復致於此，陛下宮帷之醜，豈可三緘（宋書作一），臨紙悲塞，不知所言。（宋書竟陵王誕傳，上使沈慶之率大衆討誕，誕奉表投之城外。又見魏書島夷傳）

建平王宏

宏字休度，文帝第七子，元嘉二十一年封建平王，歷中護軍，領石頭戍事，出爲征虜將軍、江州刺史，徵爲中書令，領驍騎將軍，元凶弑立，以爲左將軍、丹楊尹，遷鎮軍將軍、江州刺史，孝武卽位，拜尚書左僕射，加冠軍將軍、中書監，轉尚書令，加散騎常侍，進衛將軍，大明二年薨，追贈侍中、司徒，謚曰宣簡王。

駁王逡之閏月周忌議

逡之議不可準據，案晉世及皇代已來，閏月亡者，皆以閏之後月祥，宜以來年七月爲祥忌。（宋書禮志二，孝建元年六月，湘東國刺稱國太妃以去三十年閏六月二十八日薨，未詳周忌當在六月，爲取七月，勑禮官議正，博士王逡之議宜以今六月爲忌，左僕射建平王宏謂云云。又見通典一百）

讜言陳時務議

臣聞理國之道、或殊興王之政不一、至於開諫致盛、防口取禍、因前王同軌、後王共則、秦殷之敗、語載前亡、周漢之盛、流升歲紀、陛下以至德御臨、亟精思治、進儒禮而崇寬、簌哀獄法而黜嚴刑、表忠行而舉貞節、旌處士而求賢異、修廢官而出滯賞、徹天膳而重農食、禁貢遊而弛權酤、通山澤而易關梁、固已海內仰道、天下加德、今復開不諱之塗、獎直辭之路、四海希風、普天幸甚、舉蒙採問、敢不悉心、謹條鄙見、罄陳如左、謹理道謬、伏用慚懼、夫用兵之道、自古所慎、頃干戈未戢、戰備宜修、而卒不素練、兵非夙習、且戎衛之職、多非其才、或以資厚素加、或以廕薄帶攝、或寵由權門、恩自私假、既無將領、虛尸榮祿、至於邀城巢壘、羽驛交馳、而望其擐甲摧鋒、立功閫外、譬緣木求魚、不可得矣、常謂臨難命師、皆出倉卒、驅烏合之衆、㪅棘造次之主、貌疏情乖、有若胡越、豈能使其同力拔

危濟難，故部北相望，覆敗繼有。今欲改進將校，皆得其人，分毫見將，各以配給領護二軍，爲其總統，令撫養士卒，仗恩信先加，農隙校獵，以習其事，三令五申，以齊其心，使動止應規，進退中律，然後畜銳觀釁，因時而動，摧敵陷堅，折衝於外，孫子曰：視卒如赤子，故可與之共死。所以張拳効爭先之心，吮癰致必盡之命，豈不由恩著者士輕其生，令明者卒畢其力，攻心迹事，如或有在，安陳屑知，追懼乖謬。宋書建平王宏傳

廟樂議

聖王之德雖同，揆制之禮或異，樂不相沿，禮無因襲。自寶命開基，皇符在運，業富前王，風道振古，朝儀國章，並循先代，自後晉東遷，日不暇給，雖大典略備，遺闕尚多，至於樂號廟禮，未該往正。今帝德再昌，大業御寓，宜討定禮本，以昭來葉。尋舜樂稱韶，漢改文始，周樂大武，秦革五行，眷夫祖有功而宗有德，故漢高祖廟樂稱武

德、太宗廟樂曰昭德、魏制武始舞武廟、制咸熙舞文廟、則祖宗之廟、別有樂名、晉氏之樂、正德大豫、及宋不更名、直爲前後二舞、依據昔代、義舛事乖、今宜釐改權稱、以凱容爲韶舞、宣烈爲武舞、祖宗廟樂總以德爲名、若廟非不毀、則樂無別稱、猶漢高文武咸有嘉號、惠景二主、樂無餘名、章皇太后廟依諸儒議、唯奏文樂、何休杜預范甯注、初獻六羽、並不言佾者、佾則干在其中、明婦人無武事也、郊祀之樂、無復別名、仍同宗廟而已、尋諸漢志、永至等樂、各有義況、宜仍舊不改、宋及東晉太祝唯送神而不迎神、近議者或云廟以居神、恆如在也、不應有迎送之事、意以爲並乖其衷、立廟居靈、四時致享、以申孝思之情、夫神升降無常、何必恆安所處、故祭義云、樂以迎來、哀以送往、鄭注云、迎來而樂、樂親之來、送往而哀、哀親之返、其享否不可知也、尚書曰、祖考來格、詩云、神保遹歸、注曰歸於天地也、此並言神有去來、則有送迎明矣、卽周肆夏之

名備迎送之樂古以尸象神故儀禮祝有迎尸送尸近代雖無尸豈可闕迎送之禮又傅玄有迎神送神哥辭明江左不迎非舊典也宋書樂志一孝建二年九月尚書左僕射建平王宏議

竊據周禮孝經天與上帝連文重出故謂上帝非天則易之作樂非爲祭天也案易稱先王以作樂崇德殷薦之上帝以配祖考尚書云肆類於上帝春秋傳曰告昊天上帝凡上帝之言無非天也天尊不可以一稱故或謂之昊天或謂之上帝或謂之昊天上帝不得以天有數稱便謂上帝非天徐邈推周禮國有故則旅上帝以知禮天旅上帝同是祭天言禮天者謂常祀也旅上帝者有故而祭也孝經稱嚴父莫大於配天故云郊祀后稷以配天宗祀文王於明堂以配上帝既以配天爲義則上帝猶天益明也不欲使二天文同故變言上帝耳周禮祀天之言再見故鄭注以前天神爲五帝後冬至所祭爲昊天故又云二至之祀又非天地未知天

地竟應以何時致享記云埽地而祭器用陶匏尚明所用質素無害以樂降神荀萬秋謂郊宜有樂事有典據也又云東平王蒼以爲前漢諸祖別廟是以宗祖之廟可得各有舞樂至於祫祭始祖之廟則專用始祖之舞故謂後漢諸祖共廟同庭雖有祖宗不宜人人別舞此誠一家之意而未統適時之變也後漢從儉故諸祖共廟猶以異室存別廟之禮晉氏以來登哥誦美諸室繼作至於祖宗樂舞何獨不可迭奏苟所詠皆殊雖復共庭亦非嫌也魏三祖各有舞樂豈復是異廟邪（宋書樂志一左僕射建平王宏又議又見通典一百四十七）

天子爲皇后父服議

謂至尊緦制終止舉哀而已不須釋服（宋書禮志二孝建三年三月尚書令中軍將軍建平王宏議）

參議副車正數

屬車起秦八十一乘義兼九國三十六乘無所準並不出經典自

蔡邕胡廣傳說耳又是從官所乘非帝者副車正數江左五乘則儉不中禮案周官云上公九命貳車九乘侯伯七命車七乘子男五命車五乘然則帝王文物旗旒皆十二為節今宜依禮十二乘為制宋書禮志五孝建三年五月有司奏案漢蔡邕胡廣並云云尚書令建平王宏參議詔可又通典六十六

建安王休仁

休仁文帝第十二子元嘉二十九年封建安王孝建末為祕書監領步兵校尉出為冠軍將軍南兖州刺史大明初進侍中領右軍將軍出為湘州刺史加散騎常侍平南將軍遷護軍將軍永光初遷領軍將軍景和初加特進左光祿大夫明帝定亂已為侍中司徒尚書令揚州刺史領太子太傅進太尉領司徒泰始七年賜藥死追降為始安縣王

禮敬太子生母議

禮云妾既不得體君班秩視子為序母已子貴經著明文內外致

敬貴妃誠如慶緒議，天子姬嬪，不容通音介於外，雖義可致虔，不應有牋表。宋書禮志二泰始二年九月有司奏皇太子所生陳貴妃禮秩既同儲君未詳宮臣及朝臣並有敬否如上在內相見又應何儀博士王慶緒議云云尚書令建安王休仁議詔可

參議皇太子車服

天子之子與士齒讓，達於辟雍，無生而貴者也，既命而尊，禮同上公。周制五等車服相涉，公降王者一等而已。王以金路賜同姓諸侯，象及革木以賜異姓侯伯，在朝卿士，亦準斯禮，禁如此制，則東宮應乘金路，自晉元過江，禮儀疏舛，王公以下，車服卑雜，唯有東宮禮秩崇異，上次辰極，下絕侯王，而皇太子乘石山安車，義不見經，事無所出，禮所謂金玉路者，正以金玉飾路諸末耳，左右前後同以漆畫，泰改周輅，制為金根，通以金薄，周而四面，漢魏二晉，因循莫改，逮於大明，始備五輅，金玉二制，並類金根，造次瞻視，殆無差別，若錫之東儲，於禮嫌重，非所以崇峻陛級，表示等威，且春秋之

義降下呂兩臣子之義宜從謙約謂東宮車服宜降天子二等驂駕四馬乘象輅降龍碧旂九旒進不斥尊退不逼下洽古酌時於禮爲衷宋書禮志五泰始四年五月尚書令建安王休仁參議詔可又隋書禮儀志五引宋起居注文有删節且多異同故附載於後

天子之元子士也故齒冑於辟雍欲使知教而後尊不得生而貴矣既命之後禮同上公故天子賜之金輅但減旂章爲等級象及革木賜異姓諸侯在朝卿士亦準斯例此則皇太子及帝子王者通得乘之自晉過江王公已下車服卑雜唯有太子禮秩崇異又乘山石安車義不經見事無所出隋書禮儀志五引宋起居注泰始四年尚書令建安王休仁議

賜進士出身二品銜廣東等處提刑按察使司按察使兼管驛傳事務黃岡王毓藻校刊

全宋文卷十三終

全宋文卷十四

烏程嚴可均校輯

晉平王休祐

休祐文帝第十三子孝建二年封山陽王大明中爲散騎常侍領長水校尉遷征虜將軍湘州刺史入爲祕書監領右軍將軍遷侍中又遷左中郎將都官尚書又爲祕書監領驍騎將軍出爲右將軍豫州刺史景和初進號鎮西大將軍仍遷散騎常侍鎮軍大將軍開府儀同三司明帝定亂以爲驃騎大將軍荊州刺史歷江州南豫州徐州刺史復徙荊州刺史泰始四年改封晉平王尋徵爲南徐州刺史加侍中七年遣壽寂之等拉殺之追贈司空諡曰刺王尋追免爲庶人

與殷琰書

君本文弱素無武幹是遠近所悉且名器崇顯不應復有分外希

覬近者之事、當是劫於凶豎、不能守節、今大軍長驅、已造城下、然孤援絕禍敗交至、顧昔情款、猶有惻然、聖上垂天地之仁、開不世之澤、好生惡殺、遐邇所聞、顧琛王曇生等皆軍敗逃走、披草乞活、尚蒙恩恕、安處私門、今神鋒所臨、前無横陳、況窮城弱衆、殘傷之餘、而欲自固乎、若開門歸順、自可不失富貴、將佐小大、並保榮爵、何故苟困士民、自求齏膾、身膏斧鑕、妻息并盡、老兄垂白、東市受刑邪、幸自思之、信言不爽、有如皎日、宋書殷琰傳

桂陽王休範

休範文帝第十八子、孝建三年、封順陽王、大明元年、改封桂陽王、為冠軍將軍南彭城下邳太守、尋出為江州刺史、加征虜將軍、入為祕書監、領前軍將軍、遷左衛將軍、加給事中、永光初、轉中護軍、領崇憲衛尉、明帝定亂、召為鎮北將軍南徐州刺史、加南兗州刺史、進征北大將軍、加散騎常侍、徵為祕書監、中軍將

軍揚州刺史出爲征南大將軍江州刺史加開府儀同三司未拜改授驃騎大將軍南徐州刺史未拜還爲江州復廢帝即位進司空侍中元徽元年進太尉明年舉兵內逼爲黃回所斬

與袁粲褚淵劉秉書

夫治政任賢宜親疏相輔得其經緯則結繩可及失其規矩則危亡可期漢承戰國之餘傷周室衰殄立磐石之宗而致七國之亂魏革漢典創於前失遂使諸王絕朝聘之禮是以根疏葉枯政移異族今宗室衰微自昔未有泰盛之世足以爲鑒孤子忝枝皇族預關興毀雖欲忘言其可得乎高祖武皇帝升徽三光濟紛四表太祖文皇帝欽明冠古資乾承厤秉鉞西服鳴鑾東京搜賢選能納奇賞異孝武皇帝岐嶷天縱先機雷發陵波靜亂宏業中興儲嗣不撫遂貽厥難於時建安王以家難斯逞宜立長主明皇帝恢朗淵懿仁潤合遠奉戴南面允合天人而太尉以年長居卑怨心

形色、栖欣慰等規行不軌、事迹披猖、驃騎吕怍顛失旨、應對不順、在蕃刻削、怨結人鬼、先帝明於號令、豈枉法爲親、二王之釁、實自由己、但司徒巴陵王勞謙爲國、中流事難、有不世之勳、奉時如天、事兄猶父、非唯令友、信爲國器、居叔之忠、而受管蔡之罪、親戚哀慟、行路嗟歎、王地籍光顯、德冠民望、並無寸罪、受斃魂冰、先帝慈於友于、留心親戚、去昔事平之後、而受詔誨、禮則君臣、樂則兄弟、升級賜賞、動不移年、撫慰孜孜、恆如不足、豈容一旦、閑構致此禍害、良有由也、先帝寢疾彌年、惜疲勝少、雖神照無虧、而慮有失德、補闕拾遺、責在左右、於時出入臥內、唯有逆長道隆、稚細無狀、因疾遘禍、見上不和、知無懲拯、慮彼之日、長王作輔、奪其寵柄、不得自專、是以內假帝旨、外託朝議、詭辭詭貌、萬類千端、升進姦回、屠斥賢哲、外矯天則、內誣人鬼、是以星紀違常、稼穡失度、昔魏氏擇命、春秋美之、秦穆殉良、詩有明刺、臣子之節、得失必書、不及匡

誅、猶以爲罪、交閒君側、驅扇禍戮、爵以貨重、才由貧輕、先帝舊人無罪黜落、橫致鄉親、偏布朝省、諂諛親狎者、飛榮玉除、靜立貞粹者、柴門生草、事先闕亡、雖非必行、若不諮訽、雖是必抑、海內遠近、人誰不知、未解執事不加斧鉞、遂致先帝有殺弟之名、醜聲遺於君父、格以古義、豈得爲忠、先帝崩殂、若無天地、理痛常情、便應赴流、但兄弟枉酷、已附讒細、孤子已下、復觸茲機、是以望陵墳而摧裂、想松旐而抽慟、雖復才違寄寵、而地屬負荷、顧命之辰、曾不見及、分崩之際、詔出兩豎、天誘其衷、得居乎外、若受制羣邪、則玉石同碎矣、以宇宙之基、一旦受制卑瑣、劉氏家國、使小人處分、終古以來、未有斯酷、昔石顯曹節、方今爲儔、而望之仲舉、出以致斃、至於遭逢醜歷、豈有古今者乎、諸賢皆藉冠冕、世歷忠貞、位非恩樹、勳豈寵結、發國勤王、社稷之衛、豈可今縱讒凶、坐觀傾覆、自惟宋室未殄、得以推移者、正內賴諸賢防勒姦戚、外有孤子、跨據中流、

而人非金石，何能支久，使一虧落，則本根莫庇。當今主上沖幼，宜明與章，征虜之鎮，不見慰省，逆旅往來，何有顧眄，骨肉何雖，遁使離阻，禽獸之心，橫生疑貳，經由此者，每加約截，同惡相求，有若市賈。以孤子知其情狀，恆恐以此乘之餌，勸州郡，過見防禦，近遣西南二使，統內宣傳，不容恐懼，即遣啟，并有別異，若以孤子有過，便應鳴鼓見伐，如其不爾，宜令各有所歸，與殺不辜，憲有常辟。三公之使無罪而斬，鄙雖不肖，天子之季父，卑小主者，敢不如是乎？孤子承奉今上，如事先朝，夙夜恭謹，散心雲日，晦望表曝，相從江衞，有何虧違，頓至於此？既已甘心，其可再乎？如往來所說，以孤子納士為尤，此輩懼其身罪，豈為國計？在昔四豪列國公子，猶博引賓納，門客三千，況孤子位居鼎司，捍衞幾何，且今與昔異，咸所知也。狡虜陵掠，江淮侵逼，主上年稚，宗室衰微，邪僻用命，親賢結舌，疆埸與塗炭之苦，征夫有勤役之勞，瓜時不代，亦有致禍，況長淮戍

卒歷年思怨不務折衝強敵而先害國付親賊宫此求心何事非
亂又日繕治盆嘏復致醫聲自晉宋之災積貯百萬孤子到鎮曾
不數千里且脩城池整郭邑爲治當理復何足致嫌邪若日中流
滑蕩則任胆大不應實力爲兵作鎮姑孰俱防寇害豈得獨嫌於
此昔成王之明而爲流言致惑若使金縢不開則周公無自保
梁毅歸趙不忍謀燕況孤子禮則君臣恩猶父子者乎所以枕戈
泣血祗以兄弟之讎御親其不逆之意豈可限量設使遂其虐志
諸君欲安坐得乎怜亡齒寒理不難見桂蠹必除人邪必翦枉突
從薪何勞多力望便執錄一豎以謝冤魂則先帝不失順悌之名
宋世無枉筆之史此州地居形要路枕九江控弦跨馬越闕而至
重氣輕死排鼓競出練甲照水總戈成林剿此纖棘何患不克但
千鈞之弩不爲鼷鼠發機欲使萬猶內辦晉陽外息厲功有所歸
不亦可乎使當投命有司謝罪天闕同奉淵清齊心庶事伊霍之

任、非君而誰、周召之職、頗已自許、左提右挈、無愧故人、昔平勃剛斷產祿爭誅、張溫趙超、文臺抗臚準之樞機、得失俄頃、往車今轍、庶無惑焉、近持此猷、中之沈攸、其情難不解、諸王致此、既知禍原、銳然奮發、精兵厲卒、月候同舉、張興世發郢州、受制凶黨、揚驅直進、遂不見遇、孤子近遣信申述姦禍、方大惆悵、追恨前迷、比者信使每申勸款、王負佐郢兵權在握、厥督居柱、朝野嗟痛、猶父之怨、盛可與之比肩、孤子此舉、增其忼慨、義之所徹、其應猶響、諸君或未得此意、故先告懷、徙倚一隅、遲及委問、孤子哀疾廷毀、窮盡無日、庶規史魚、死不忘忠、臨紙荒哽、言不詮第、宋書桂陽王休範傳

巴陵王休若

休若、文帝第十九子、孝建三年、封巴陵王、大明中、為冠軍將軍、南琅邪臨淮二郡太守、徙南彭城下邳二郡太守、進徐州刺史、徵為散騎常侍、左右郎將、吳興太守、復徵為散騎常侍、太常、宋

拜永光初還左衛將軍泰始初領安東將軍會稽太守進號衛將軍遷領軍校尉雍州刺史遷湘州刺史進號征南將軍又爲征西將軍荆州刺史又進號征西大將軍開府儀同三司七年徵爲征北大將軍南徐州刺史入朝遷車騎大將軍江州刺史召拜賜死贈侍中司空諡曰哀王

移檄東土討孔覬等

蓋聞數集有兆禍至無門倚伏之來實惟人致故蹲逆貪亂終殄宗祀局慝構釁旋罹斧鉞斯則昭著記牒炯戒今古者也自國步時艱三綱道盡神欲靈繹璿業綴旒皇上仁雄集瑞英徽膺曆鳳儀爍昇龍煇電舉盪穢紫極不俟鳴條之誓凝政中寓不肆漂杵之威是已墜維再造將天重構幽明載紀標配斯光而羣凶稔虐協扇童孺猥蒙東垂復淪醜迹邪回從慝蜂動蟻附聖圖遐發神威四臨羽驛所届義旅雲屬旌鉞所歷逆徒冰泮勝負之效皎然

已顯司徒建安王英猷冠世道率元戎驃騎山陽王風略夙昭撫膺中陝或振霜江淼或騰飈荊河僉甲燭天庭囂聲震海浦前將軍吳興太守張永東南儁秀協贊戎機建威將軍沈懷明鎮東中兵參軍劉亮武衛將軍壽寂之宿銳五千熊騰虎步龍驤將軍王穆之龍驤將軍頓生鐵騎迅發風驅電邁右軍將軍齊王射聲校尉姚道和樓艦千艘覆川蓋汜左軍垣恭祖步兵校尉杜幼文冗從僕射全景文員外散騎侍郎孫超之率虎旅驍騎雲赴殿中將軍杜敬真殿中將軍陸攸之建武將軍吳喜甲楯一萬分趣義興予猥承人乏總司戎統督勵東馳申慎海曲敵氣則白日潛暉厲馬則清江倒流苟此伐叛何勍不斃因此柔服何順不懷愍彼羣迷弗辨堯桀螳臂徵命擬雷霆之衝已枯之葉當霜飆之隊凡豎所爲寒心匹婦所爲歎息夫因禍提慶轉敗爲成前監不忘後事明鑒若能相率歸順投兵效款則福鍾當年祉覃來裔孰如身

懼宗居鬼倿魂症者哉許鎭安危自求多福宋書孔覬傳泰始二年孔覬擁門房起兵休若董統東討諸軍事移檄東土

豫章王子尙

子尙字孝師孝武第二子孝建三年封西陽王都督南徐兗二州諸軍事北中郎將南兗州刺史遷揚州刺史加撫軍將軍尋進都督揚州江州之鄱陽晉安建安三郡諸軍事大明五年改封豫章王領會稽太守尋加使持節進號車騎將軍又加散騎常侍開府儀同三司前廢帝卽位徵爲都督揚南徐二州諸軍事領尙書令解揚州賜死年十六

上言山湖之禁

山湖之禁雖有舊科民俗相因替而不奉熂山封水保爲家利自頃以來頹弛日甚富彊者兼嶺而占貧弱者薪蘇無託至漁采之地亦又如茲斯實害治之深弊爲政所宜去絕損益舊條更申恆

制。宋書羊玄保傳。大明初，揚州刺史西陽王子尚上言

晉安王子勛

子勛字孝德，孝武第三子。大明四年，晉封安王，為征虜將軍、南兗州刺史，改前將軍、江州刺史，遷鎮軍將軍、寧蠻校尉、雍州刺史。前廢帝即位，復為江州。明帝定亂，進車騎將軍、開府儀同三司。其長史鄧琬等不受命，以泰始二年正月擁立於尋陽，改元義嘉。在位八月，為沈攸之等所敗，賜死，年十一。

傳檄京師

陽六數艱，雲雷相襲。高皇受曆，時乘雲轡，頓於促路。文祖定祥，係昭睿化，崩於中年。二凶縱禍，三綱堙滅。宗王俛首，姑息逆朝，枕戈無聞，偷榮有秩。孝武皇帝釋位流血，糾義人討，投袂戎首，親殲鯨鯢。九服還輝，兩儀更造。而窮昊不惠，棄離萬國。皇運重替，嗣主荒淫。孤已不才，任居藩長，大懼宗稷殲覆，待日故招。征楚郢，飛檄京

而志逞前典，淵刑陟明，庶七廟復安，海內有紹，豈圖宋末，悔禍戢亂，在孩，逆婦害明茂，篡竊天寶，反道効尤，戕我皇德，于我昭穆，寡我兄弟，恣鴟鴞之心，蹈倫猾之志，撥棄崩圮，誣罔天人，藐孤同氣，猶有十三，聖靈何辜，而當之罹。昔隆周弛御，晉鄭是依；盛漢中陵，居章抗節。支苗輕屬，猶亡忘軀，況孤忝惟臣子，情地兼切，號感一隅，心與事痛，是用歃血祈金，誓復宗祀。今遣輔國將軍諮議領中直兵孫沖之、龍驤將軍陳紹宗，率螭虎之士，組甲二萬，沿流電發，逕取白下。龍驤將軍領中直兵薛常寶、建武將軍領中直兵沈懷寶，長戟萬刃，羽騎千羣，徑出南州，直造朱雀。寧朔將軍諮議領中直兵陶亮、龍驤將軍焦度，總中黃之旅，梟雄三萬，風掩江介，雲臨石頭。建威將軍張洌、龍驤將軍何休明，提有獲之徒，勁捍之卒，鄉趣金陵，北指閶闔。龍驤將軍張係伯、龍驤將軍陳慶，勍輕銳五千，彍弩一萬，飛鋒班濟，會西明。冠軍將軍尋陽內史鄧琬，擁湘雍

之兵勇敢四萬援律總成飆集京邑征虜將領府司馬張悅蒼兒千艘水軍五萬大董羣校絡繹繼道冠軍將軍豫章內史劉衍甯朔將軍武昌太守劉彌甯朔將軍西陽太守謝稚建威將軍領中直兵晉熙太守閻湛之皆壖境勝兵薦誠請効後將軍郢州刺史安陸王子綏懷恩纏慕勦旅先晨冠軍將軍湘州刺史邵陵王子元席颿陵波警衆遄至前將軍荊州刺史臨海王子頊練甲陝西獻徒萬數輔國將軍冠軍長史長沙內史何惠文兒拔先皇誠深投袂冠軍將軍雍州刺史袁顗不謀同契雷發漢南建武將軍順陽太守劉道憲懷忠抱慨不遠三千梁益青徐兗豫吳會皆密介歸誠誓爲表裏孤親總忝徒十有餘萬白羽咽川霜鋒照野金聲振谷鳴鼙聒天凡諸將御皆忠無匿情智無遺計果毅剛驁諸略多奇水陸長驅數道並進發舟踰險背水爭先以此衆戰孰能斯禦推此義欲滄海可塞諸君或荷寵前朝感恩舊日或奕世貞清

見危授命，而逼迫寇手，動靜莫由。今大軍密邇，形援已接，見幾而作，豈俟終日。便宜轉禍趣福，因變立功。夫旦奭與三監並時，金霍與上宮共主。邪正糅雜，何世無之。但紘亮則名播，蕤賓則道消耳。紀季入齊，陳平歸漢，身尊與運，明哲是寄。成範全規，殷監匪遠。若玩咎惟休，告舍悶悟，則誅及五族，有殄無遺。軍科爵賞，信如皦日。巫山既燎，芝艾共焚。幸遵良塗，無守毀轍。檄到宣告，咸使聞知。宋書鄧琬傳　案荀道林為子勛記室參軍，此檄當是道林所作

尋陽王子房

子房字孝良，孝武第六子。大明四年，封尋陽王，歷會稽太守，貶為松滋侯。

與吳喜書

知統戎旅，已次近路。卿所在著名，今日何為立忠於彼邪？想便倒戈，共受河山之賞。宋書吳喜傳

賜進士出身二品銜廣東等處提刑按察使司按察使兼管驛傳事務南海王毓藻校刊

全宋文卷十四終

全宋文卷十五

烏程嚴可均校輯

范泰

泰字伯倫南陽順陽人晉豫章太守甯子太元初爲太學博士歷衞將軍謝安驃騎將軍會稽王道子二府參軍出爲天門太守尋復爲驃騎諮議參軍遷中書侍郎隆安初以父憂去職襲爵陽遂鄉侯元興末爲國子博士義熙初荊州刺史司馬休之以爲長史南郡太守入爲黃門郎御史中丞出爲東陽太守加振武將軍還侍中轉度支尚書徙太常轉大司馬左長史右衞將軍加散騎常侍復爲尚書兼司空還護軍將軍以公事免宋受禪拜金紫光祿大夫尋領國子祭酒景平初加位特進明年致仕元嘉三年進侍中左光祿大夫國子祭酒領江夏王師五年卒年七十四追贈車騎將軍有集二十卷

請建國學表

臣聞風化興於哲王、教訓表於至世、至說莫先講習、甚樂必寄朋來、古人成童入學、易子而教、尋師無遠、負糧忘艱、安親光國、莫不由此、若能出不由戶、則斯道莫從、是以明詔爰發、已成渙汗、學制既下、遠近遵承、臣之愚懷、少有未達、今惟新告始、盛業初基、天下改觀、有志景慕、而置生之制、取少停多、開不來之端、非一塗而已、臣以家推國、則知所聚不多、恐不足以宣大宋之風、弘濟濟之美、臣謂合選之家、雖制所未達、父兄欲其入學、理合開通、雖小違晨昏、所以大弘孝道、不知春秋、則所陷或大、故趙盾忠而書弑、許子孝而得罪、以斯為戒、可不懼哉、十五志學、誠有其文、若年降無幾而深有志尚者、何必限以一格、而不許其進邪、揚烏豫玄、實在弱齒、五十學易、乃無大過、昔中朝助教、亦用二品、潁川陳載、已辟太保掾、而國子取為助教、即太尉淮之弟、所貴在於得才、無繫於定

品教學不明賢愚不辨今有職閑而學優者可以本官領之門地二品宜以朝請領助教既可以數其名品斯亦敦學之一隅其二品才堪自依舊從事會今生到有期而學校未立覆簣實望其速回轍已淹其遲事有似賒而宜急者殆此之謂古人重寸陰而賤尺璧其道然也宋書范泰傳

諫改錢法

流聞將禁私銅以充官銅民雖失器終於獲直國用不足其利實多臣愚意異不寧寢默臣聞治國若烹小鮮拯敝莫若務本百姓不足君孰與足未有民貧而國富本不足而末有餘者也故囊漏貯中識者不吝反裘負薪存毛實難王者不言有無諸侯不言多少食祿之家不與百姓爭利故拔葵所以明治織蒲謂之不仁是以貴賤有章職分無爽今之所憂在農民尚寡倉廩未充轉運無已資食者衆家無私積難以禦荒耳夫貨存貿易不在少多昔日

之貴今者之賤彼此共之其揆一也但令官民均通則無患不足若使必資貨廢以收國用者則龜貝之屬自古所行尋銅之為器在用也博矣鍾律所通者遠機衡所揆者大夏鼎負圖實冠衆瑞晉鐸呈象亦啟休徵器有要用則貴賤同資物有適宜則家國共急今毀必資之器而為無施之錢於貨則功不補勞在用則君民俱困校之以實損多益少陛下勢謙終日無倦庶務以身率物勸素成風而頌聲不作板滑不至者良由基根未固意在遠略伏願思可久之道除欲速之情弘山海之納擇芻收之說則嘉謀日陳聖慮可廢其亡存心然後苞桑可繫思誠一至用忘寢食宋書范泰傳南史三十三

表賀元正并陳旱災元嘉二年

元正改律品物惟新陛下藉日新以茂德仰乾元以履祚吉祥集室百福來庭頃旱魃為虐亢陽愆度通川燥流異井同竭老弱不

風邁汲貧寠單於負水租輸既重賦稅無降百姓怨咨臣年過七十未見此旱陰陽乖隔則和氣不交豈惟凶荒必生疾疫其爲憂虞不可備序雩禜之典百誠舍宥亦祝常祈罕能有感上天之譴不可不察漢東海枉殺孝婦亢旱三年及祭其墓澍雨立降歲旱有年是以衛人伐邢師興而雨伏願陛下式遵遠猷思隆高構推忠恕之愛矜冤枉之獄遊心下民之瘼眉思幽冥之紀令滿水暨闕諫鼓鳴朝采芻牧之言總納御之要如此則苞桑可繫危殆無兆斯而災害不消未之有也故夏禹引百姓之罪殷湯甘爲方之過太戊脊桑穀以進德宋景藉熒惑以脩善斯皆因敗以轉成往事之昭斷也循末俗者難爲風就正路者易爲雅臣疾患日篤夕不謀朝會及歲慶得一開遠微誠少亮無恨泉壤永違聖顏拜表悲咽宋書范泰傳

乞加贈廬陵王義眞表

伏承廬陵王已復封爵猶未加贈陛下孝慈天至友于過隆伏揆聖心已自有在但司契㠯不唱爲高覓旅㠯因苟成用臣雖言不足採誠不亮時但猥蒙先朝忘醜之眷復沾廬陵矜顧之末息晏委質有兼常款契闊戎陣顛狽艱危厚德無報授命路絕此老臣兼不能自已者也杼謝越局無所逃刑宋書范泰傳元嘉二年徐羡之等猶秉重權復上表云云泰諸子禁之表竟不奏三年羨之等伏誅

因旱蝗上表

陛下昧旦丕顯求民之瘼明斷庶獄無倦政事理出羣心澤謠民口百姓翕然皆自㠯爲遇其時也災變雖小要有㠯致之守宰之失臣所不能究上天之譴臣所不敢誣有蝗之處縣官多課民捕之無益於枯苗有傷於殺害臣聞桑穀時亡無假斤斧楚昭仁愛不禜自瘳卓茂去無知之蟲宋均囚有異之虎蝗生有由非所宜殺石不能言星不自隕春秋之旨所宜詳察禮婦人有三從之義

而無自專之道周書父子兄弟罪不相及女人被宥由來上矣謝晦婦女猶在尚方始貴後賤物情之所甚苦匹婦一室亦能有所感激臣於謝氏不容有情蒙國重恩寢處思報伏度聖心已當有在禮春夏教詩無一而闕也臣近侍坐聞立學當在入年陛下經略粗建意存民食入年則農功興農功興則田里闢入秋治庠序入冬集遠生二塗並行事不相害夫事多以淹稽爲戒不遠爲患任臣學官竟無微績徒墜天施無情自處臣之區區不望目覩盛化竊慕子囊城郢之心庶免荀偃不瞑之恨臣比陳愚見便是都無可採徒煩天聽愧怍反側宋書范泰傳元嘉三年秋旱蝗又上表

旱災未已加以疾疫又上表

頃亢旱歷時疾疫未已方之常災實爲過差古以爲王澤不流之徵陛下昧旦臨朝無懈治道躬自菲薄勞心民庶以理而言不應致此意以爲上天之於賢君正自殷勤無已陛下同規禹湯引百

姓之過言動於心道敗自遠桑穀生朝而殞熒惑犯心而退非唯消災弭患乃所以大啟聖明靈雨立降百姓改瞻應感之來有同影響陛下近當仰推天意俯察人謀升平之化尚存舊典願思與不思行與不行耳大宋雖揖讓受終未積有虞之道先帝登遐之日便是道消之初至乃嗣主被殺哲藩嬰禍九服徘徊有心喪氣佐命託孤之臣俄為戎首天下蕩蕩王道已淪自非神英撥亂反正則宗社非復宋有革命之與隨時其義尤大是以古今異用循方必壅大道隱於小成欲速或未必達深根固蒂之術未洽於愚心是用猖狂妄作而不能緘默者也臣既頑且鄙不達治宜加之以篤疾重之以惛耄言或非言而復不能無言陛下錄其一毫之誠則臣不知厝身之所宋書范泰傳

論沙門踞食表三首

臣言陛下體達佛理將究其致遊心遐境研精入微但恨起予非

弘明集
言以宜
忌

昔劉揚未易臣少信大法積習善性頗聞餘論髣髴玄宗往者侍坐過蒙存誘恩猥詞訓不能有所運通此之為恨畢世無已臣近雖慧義踞食蓋區區樂同之意不敢求長於人側餐下風已達天聽臣請此事自一國偏法非經通永制外國風俗不同言論亦異聖人不變其言何獨苦改其用言豈盡意達言忘儀已存敬敬立形廢是已聖人因事制誡隨俗變法達道乃可無律思夫其防微繁用捨有時通塞惟理膠柱守株不已疏乎今之沙門匠乏善誘道無長遠各信所見豈能虛受乃至競異於一堂之間不和於時雍之世臣竊恥之況於異臣者乎司徒弘達悟有理中不已臣言為非令之令望信道未篤意無前定已兩順為美不斷為大俟此而制河可濟矣慧嚴道生本自不企慧觀似悔始位伏度聖心已當有在今不望明詔孤發但令聖旨粗達宰相則下觀而化孰曰不允皇風方當遠暢文軌將就大同小異雖微漸不可長青青不

伐將尋斧柯故宜自避及遠令無恩不服江左中興高座來遊愛樂華夏不言此制釋公信道最篤不苦其節恩而不改容有其旨羅什卓犖不羈不可測落髮而不偏踞如復可尋禪師初至詣闕求通欲已故狀入踞理不可開故不許其進後東安眾集果不偏食此即先朝舊事臣所親見者也謹啟 弘明集十二

臣言陛下近遊祇洹臣固請碑讚如憶蒙賜有許法駕既遊臣輒仰刊碑上曰皇帝讚止此三字而已專輒之罪退臣所甘至於記福冥中未知攸濟若賜臣筆數字臣死且不朽己之弘獎風猷有益而無損萬機脫有未暇聖旨自可笑授之左史侍衛之臣豈無自效之心神識世叔何遠之有可不勞聖慮亦冕旒之意也臣亦人謝生途已盡區區在心唯來世而已臣受恩深重祿賜有餘自度終無報於聖世已矣蓋首並結草之誠願陛下哀而弗責臣言

上同

臣言本傚明詔悚懼所營曾只偏見不足陳聞直以事已上達不
當嘿然今救又命更求其中是用狷狂復申本懷臣謂理之所在
宜可不以文害意五帝不相襲禮三王不沿其樂革命隨時其義
並大莊周以古今譬舟車孟軻曰盡信書不如無書是故證羊非
直閭斯兩用大道之行天下爲家臣之區區一堂之風而況異俗
偏滯本非中庸之啟生義觀得蒙弘接聖旨脫有下問望其依理
上酬不敢以多自助取長於人慧觀答臣都無理據唯褒臣以過
言貶臣以干非推此疑其必擬未便有反善怙辭臣孔亦謂爲然
慧義弘陣已崩走伏路絕恃此爲救難乎自免況復司契在上洞
辭知窮臣近難慧觀輒復上呈如左臣以愚識將智而耄豈惟言
之不中深懼不覺其惛侍衛之臣實時之望既不能矜臣此意又
不能誨臣不逮此皆臣自招之自咎而已伏願陛下斂其一往之
至不以知拙爲罪復敢冒昧干瀆竊恃古典不加刑之耳上同

上封事極諫少帝

伏聞陛下時在後園頻習武備鼓鞞在宮聲聞於外黷武掖庭之內諠譁省闥之間不聞將帥之臣統御之主非徒不足以威四夷祇生遠近之怪近者東寇紛擾皆欲伺國瑕隙今之吳會寧過二漢關河根本既搖於何不有如水旱成災役夫不息無寇而戒爲費漸多河南非復國有獫虜難以理期此臣所以用忘寢食而干非其位者也陛下踐祚委政宰臣實同高宗諒闇之美而更親狎小人不免近習懼非社稷至計經世之道王言如絲其出如綸下觀而化疾於影響伏願陛下思弘古道式遵遺訓從理無滯任賢勿疑如此則天下歸德宗社惟永詩云一人有慶兆民賴之天高聽卑無幽不察興衰在人成敗易曉未有政治在於上而人亂於下者也臣蒙先朝過遇陛下殊私實欲盡心竭誠少報萬分而惛耄已及百疾互生便爲永違聖顏無復自盡之路貪及視息陳其

案廣弘明集作卿常何如

狂狡。陛下若能哀其所請，留心覽察，則臣夕殞於地，無恨九泉。宋書范泰傳

殷祭議

今雖既祔之後，得以烝嘗，而無殷祭之禮。有喪廢吉祭，祭新主於寢，今不設別寢，既祔，遂祭於廟，故四時烝嘗，以寄追遠之思；三年一禘，以習昭穆之序，義本各異。三年喪畢，則合食太祖，過時而殷，無取於限三十月也。降安之祕，以喪而廢矣。通典四十九義熙三年

臨川王道規嗣議

公之友愛，即心過厚，禮無二嗣，宜還本屬。宋書范泰傳，初司徒道規無子，養太祖，及薨，以兄道憐次子義慶為嗣，高祖以道規素愛太祖，又令居重，道規追封南郡公，應以先華容縣公賜太祖，泰議從之

與謝侍中書

卿常言如何，歷觀高士，類多有情，吾亦許卿以同，何緬邈之過，便是未孤了幽關也。吾猶存舊情，東望慨然，便是有不馳處也。見織

案弘明集作踞食之美

公所陌如卿問栖僧於山誠是美事屢改蹤迹未爲快也杖策之郡斯則善也祇洹中轉有奇趣福業深緣森兮滿目見形者所不能傳聞言而悟亦難其人辭煩而已於此絕筆范泰敬謂祇洹塔内讚因熾公相示可少留意省之并同子與人歌而善 廣弘明集十六

與司徒王弘諸公書論道人踞食

范泰敬白公卿諸賢今之沙門坐有二法昔之祇洹似當不然據今外國言語不同用舍亦異聖人隨俗制法因方弘教何不變其言何必苦同其制但一國不宜有二一堂寧可不同而今各信偏見自是非彼不尋制作之意惟此雷同爲美鎮之無主遂至於此無虛於受人有同於必執不求魚兔之實競攻筌蹏之末此風不革難乎取道樹王六年已致正覺始明玄宗自敷高座皆結跏趺坐不偏踞也坐禪取定義不嫌恢據之食美在乎食不求飽此皆一國偏法非天下通制亦由寒鄉無絺綌之禮日南絕毡裘之律

異當作易

不可見大禹解裳之初，便謂無復章甫，請各兩捨，以付折衷君子。范泰區區，正望今集一食之同，過此已往，未之或知。禮以和貴，僧法何同，今升齋堂，對聖像，堂如神在，像中四雙八輩，義無云異，自矜之情，儻可試暫不我釋，公往在襄陽，偏法已來，思而不變，當有其旨，是以投錫乘車，義存同衆，近禪師道場天會，亦方其坐，豈非存大略小，禮不兼衆，故那方坐無時，而偏踞有時，自方以恆適異，爲難，嘗變敢同爲異，且主人降己敬賓，有自來矣，更詳義公了不見酬，是以徵白同異，以求厥中，願息咳唾之餘，以被怯弱之情 弘明集

答釋慧義書

前論已包此通，上人意強氣猛，沸之尋耳，戒以防非，無非何戒，故愚惑之夫，其戒隨俗變，律華夏本不偏企，則聚骨交脛之律，故可得而略，手食之戒，無用匙筋之文，何重偏坐而輕手食，律不得手

近女人。尋復許親溺可援。是爲凡夫之疑。果足以改聖人之律。兹知二百五十。非自然定法。如此。則固守不爲全得。師心未足多怪。夏五闕文。固守不爲疑。明愼所見。苟了。何得顧泥而動企之爲義。意在宜進。欲速則事不得行。端坐則不安其居。時有踞傲之夫。故非禮法所許。一堂兩志。上人之同泯焉莫逆。弟子之和。孑然單獨。何敢當五十大陣。是用畏敵而默。庶乎上善之救。弘明集

與竺道生釋慧觀書論踞食

外國風俗。還自不同。提婆始來。義觀之徒。莫不沐浴鑽仰。此蓋小乘法耳。便謂理之所極。謂無生方等之經。皆是魔書。提婆末後說經。乃不登高座。法顯後至。泥洹始唱。便謂常住之言。衆理之最。般若宗極。皆出其下。以此推之。便是無主於內。有聞輒變。譬之於射。後破奪先。則知外國之律。非定法也。偏坐之家。無時而正。高座說法。亦復企踞。外國食多用手。戒無匙筯。義之徒。知而不改。至於

偏坐永爲不橛，因自爲矛盾，其誰能㑹？弟子意常謂與人同失，賢於自代。其是推心樂同，非敢許吕求直。今之奉法，白衣使不可作外國被服沙門，何必苦守偏俗？弘明集

鸞鳥詩序

昔罽賓王結罝峻祁之山，獲一鸞鳥，王甚愛之，欲其鳴而不能致也。乃飾吕金樊，饗吕珍羞，對之愈戚，三年不鳴。其夫人曰：嘗聞鳥見其類而後鳴，何不懸鏡吕映之？王從其言。鸞覩形感契，慨然悲鳴，哀響中霄，一奮而絕。嗟乎，茲禽何情之深！昔鍾子破琴於伯牙，匠石韜斤於郢人，蓋悲妙賞之不存，慨神質於當年耳。矧乃一舉而殞其身者哉！悲夫！北堂書鈔一百三十六，藝文類聚九十，御覽九百十六

張長公贊

長公秉心，獨逸世表。量物難同，審已彌了。情雖高邈，迹無抗矯。雁當衰惠，孰識多少。藝文類聚三十六

高鳳贊

邈哉玄古，邈矣皇羲。自茲已降，顯默參差。智爲世賢，才爲物奇。迹出無泯，潛躍俱馳。曖曖若人，孰測其爲。我曜幽藝，採真重崖。沖情莫亮，汗迹示疵。輕俗無際，肆志莫羈。《藝文類聚》三十六

吳季子札贊

延州高邁，棄國師誠。優遊大邑，觀風上京。仁懷邦壞，道暢聖明。鑒徹昔代，樂察未形。疏博遺死，解劍在生。夫子戾止，爰詔作銘。《藝文類聚》三十六

佛贊

稍粗事阻，始末理通。捨事就理，迎朗祛蒙。惟此靈覺，因心則崇。四等極物，六度在躬。明發儲寢，孰是化初。夕滅雙樹，豈還本無。渺渺遼禰，遊遊安和。願言來期，免茲淪消。《宏明集》十六

爲宋公祭嵩山文

劉裕敬薦中嶽之祭，惟嶽作鎮中畿，擬天比峻，降祉發輝，宣和陰陽，道達幽微。既因輔順，亦代厥逆，霜露所均，萬人是依。不自虛滿，志歸不庭，仰紓國恥，俯拯黎亂，望嶽懷仁，踐境延情，金墉之愧，懼交盆，思樂時雍，終謁威靈，舊都既清，三秦期廓，豈惟人謀，抑亦冥略。逝將言旋，自雍徂洛，何已寄懷，一卮清酌，珪璧云乎，深誠攸託。初學記五

范曄

曄字蔚宗，泰少子，小字塼，出繼從伯弘之，襲封武興縣侯。義熙末，爲武帝相國掾，彭城王義康冠軍參軍。宋受禪，隨府轉右軍參軍，入補尚書外兵郎，出爲荆州別駕從事史，尋召爲祕書丞。父憂服闋，爲檀道濟征南司馬，領新蔡太守，尋爲司徒從事中郎，遷尚書吏部郎。文帝即位，左遷宜城太守，尋爲長沙王義欣鎮軍長史，加寧朔將軍。母憂服闋，爲始興王濬後軍長史，領南

下邳太守、遷左衛將軍、太子詹事、元嘉二十二年、與孔熙先等
謀立彭城王義康、事泄、棄市、有後漢書九十七卷、集十五卷

探時旨上言

臣歷觀前史二漢故事、諸蕃王政以訞詛幸災、便正大逆之罰、況
義康奸心釁迹、彰著遐邇、而至今無恙、臣竊惑焉、且大梗常存、將
重階亂、骨肉之際、人所難言、臣受恩深重、故冒犯披露、宋書范曄傳

作彭城王義康與徐湛之書宣示同黨

吾凡人短才、生長富貴、任情用己、有過不聞、與物無恆、喜怒違實、
致使小人多怨、士類不歸、禍敗已成、猶不覺悟、退加尋省、方知自
招、刻肌刻骨、何所復補、然至於盡心奉上、誠貫幽顯、拳拳謹慎、惟
恐不及、乃可恃寵驕盈、實不敢故爲欺罔也、豈苞藏逆心、以招灰
滅、所以推誠自信、不復防護、與同率意、信心不顧、忤物議論、遂致
讒巧潛構、衆惡歸集、甲 奸險好利、負吾事深、乙凶愚不齒、扇長無

猶內丁幽走小子、唯知諂進、何求長短、共造虛說、致令禍陷骨肉、誅戮無辜、凡在過釁、竟有何愆、而刑罰所加、同之元惡、傷和枉理、感徹天地、吾雖幽逼日苦、命在漏刻、義慨之士、時有音信、每知天文人事、及外間物情、土崩瓦解、必在朝夕、是僞釁起僚、濫延國家、夙夜憤踊、心腹交戰、朝之君子、及士庶白黑、懷義秉理者、寧可不識時運之會、而坐待橫流邪、除君側之惡、非唯一代、況此等狂亂辠釁、終古所無、加之翦戮、易於摧朽邪、可以吾意宣示衆賢、若能同心奮發、族裂逆黨、豈非功均撥業、重造宋室乎、但兵凶戰危、或致侵濫、若有一豪犯順、誅及九族、處分之要、委之群賢、皆當謹奉朝廷、動止聞啓、往日嫌怨、一時豁然、然後吾當謝辠北闕、就戮有司、苟安社稷、瞑目無恨、勉之勉之、宋書范曄傳

獄中與諸甥姪書以自序

吾狂釁覆滅、豈復可言、汝等皆當以辠人棄之、然平生行己在懷、

猶應可尋。至於能不意中所解。汝等或不悉知。吾少懶學問。晚成人。年三十許。政始有向耳。自爾以來。轉爲心化。雖老將至者。亦當未已也。往往有微解。言乃不能自盡。爲性不尋注書。心氣惡。小苦思便憒悶。口機又不調利。以此無談功。至於所通解處。皆自得之於胸懷耳。文章轉進。但才少思難。所以每於操筆。其所成篇。殆無全稱者。常恥作文士。文患其事盡於形。情急於藻。義牽其旨。韻移其意。雖時有能者。大較多不免此累。政可類工巧圖繢。竟無得也。常謂情志所託。故當以意爲主。以文傳意。以意爲主。則其旨必見。以文傳意。則其詞不流。然後抽其芬芳。振其金石耳。此中情性旨趣。千條百品。屈曲有成理。自謂頗識其數。嘗爲人言。多不能賞。意或異故也。性別宮商。識清濁。斯自然也。觀古今文人。多不全了此處。縱有會此者。不必從根本中來。言之皆有實證。非爲空談。年少中謝莊最有其分。手筆差易。文不拘韻故也。吾思乃無定方。特能濟

難適輕重所稟之分猶當未盡但多公家之言少於事外遠致㠯此爲恨亦由無意於文名故也本未關史書政恒覺其不可解耳既造後漢轉得統緒詳觀古今著述及評論殆少可意者班氏最有高名既任情無例不可甲乙辨後贊於理近無所得唯志可推耳博贍可不及之整理未必愧也吾雜傳論皆有精意深旨既有裁味故約其詞句至於循吏㠯下及六夷諸序論筆勢縱放實天下之奇作其中合者往往不減過秦篇嘗共比方班氏所作非但不愧之而已欲徧作諸志前漢所有者悉令備雖事不必多且使見文得盡又欲因事就卷內發論㠯正一代得失意復未果贊自是吾文之傑思殆無一字空設奇變不窮同含異體乃自不知所㠯稱之此書行故應有賞音者紀傳例爲舉其大略耳諸細意甚多自古體大而思精未有此也恐世人不能盡之多貴古賤今所㠯稱情狂言耳吾於音樂聽功不及自揮但所精非雅聲爲可恨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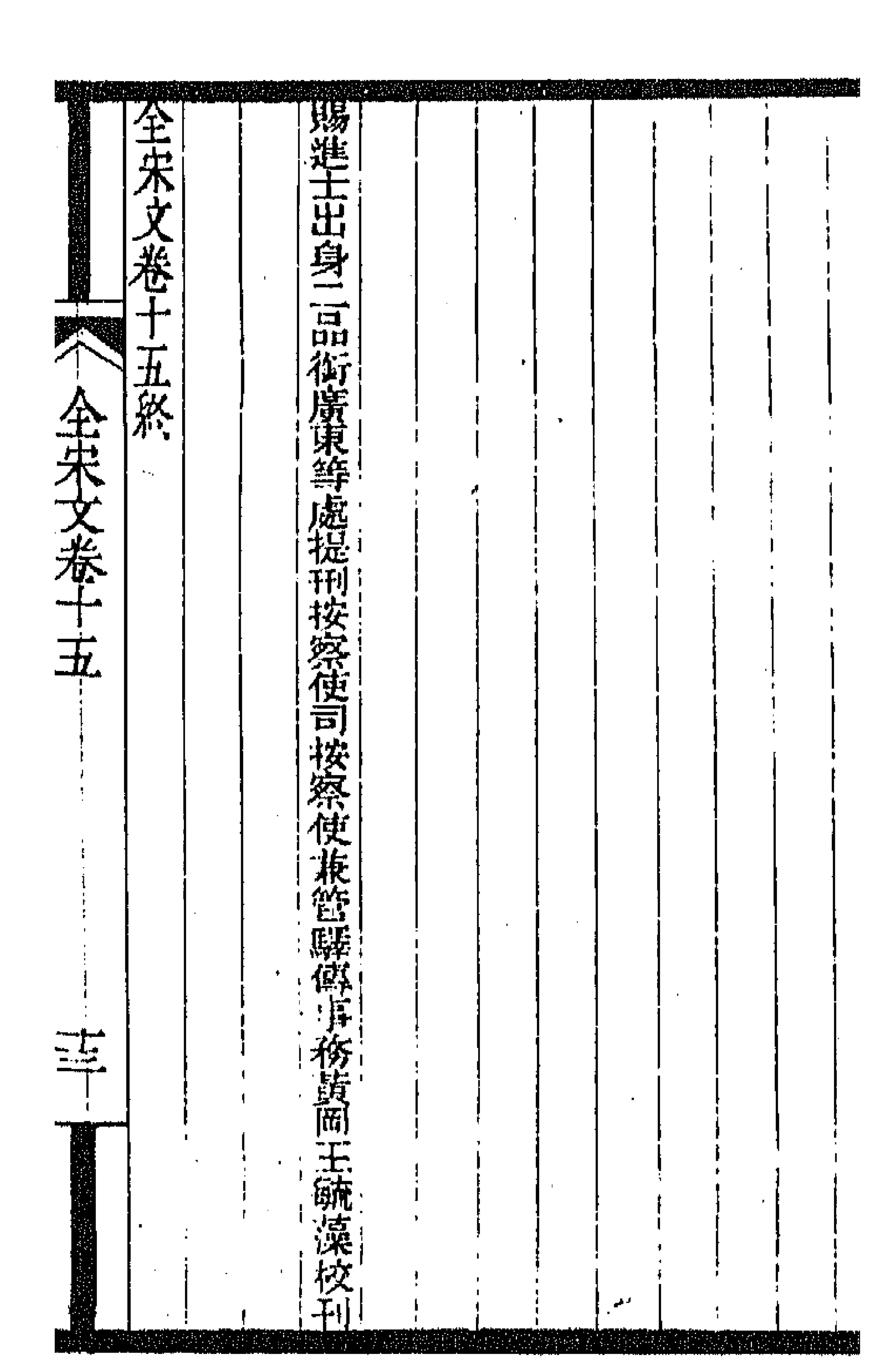
然至於一絕處亦復何異耶其中體趣言之不盡弦外之意虛響之音不知所從而來雖少許處而旨態無極亦嘗以授人士庶中未有一毫似者此永不傳矣吾書雖小小有意筆勢不快餘竟不成就每愧此名宋書范曄傳又略見御覽五百八十五

雙鶴詩序

各有寄余雙鶴者其一揚翰故溪響逸九泉其一翅折志衰自視缺然余因歎玩之遂爲之詩藝文類聚九十

和香方序

麝本多忌過分必害沈實易和盈斤無傷零藿虛燥詹唐黏溼甘松蘇合安息鬱金㮏多和羅之屬竝被珍於外國無取於中土又棗膏昏鈍甲煎淺俗非惟無助於馨烈乃當彌增於尤疾也宋書范曄傳此序所言悉以比類朝士麝本多忌比庾炳之零藿虛燥比何尚之詹唐黏溼比沈演之棗膏昏鈍比羊玄保甲煎淺俗比徐湛之甘松蘇合比慧林道人沈實易和以自比也



全宋文卷十五終

賜進士出身二品銜廣東等處提刑按察使司按察使兼管驛傳事務黃岡王毓藻校刊

烏程嚴可均校輯

臧燾

燾字德仁，東莞莒人，武敬皇后兄，晉太元中爲助教，尋去官。元興中，除臨沂令，入爲太學博士，參右將軍何無忌軍事。義熙初隨府轉鎮南參軍，尋參武帝中軍軍事，入補尚書度支郎，改掌祠部，封高陵侯，遷通直郎，復爲武帝鎮軍車騎中軍太尉諮議參軍，除大司馬從事中郎，進侍中。元熙元年，以疾去職，宋受禪徵拜太常，永初三年致仕，卒年七十，少帝追贈左光祿大夫，加散騎常侍。

宣太后不配食中宗廟議

陽秋之義，母以子貴，故仲子成風，咸稱夫人。經云考仲子之宮，若配食惠廟，則宮無緣別築。前漢孝文孝昭太后並繫子爲號，祭於

寢園不配於高祖孝武之廟後漢和帝之母曰恭懷皇后安帝祖母曰恭愍皇后雖不繫子爲號亦祭於陵寢不配章安二帝此則二漢雖有太后皇后之異至於並不配食義同陽秋唯光武追廢呂后故以薄后配高祖廟又衛后既廢霍光追尊李夫人爲皇后配孝武廟此非母以子貴之例直以高武二廟無配故耳夫漢立寢於陵自是晉制所毀謂宜遠準陽秋考宮之義近慕二漢不配之典尊號既正則罔極之情申別建寢廟則嚴禰之義顯繫子爲稱兼明母貴之所由一舉而允三義固哲王之高致也宋書臧燾傳晉孝武太元中追崇庶祖母宣太后議者或謂宜配食中宗燾議又見南史十八

循爽上表稱太子名議

案禮記云父前子名君前臣名又云君之於嗣子親則父也尊則君也如此則太子雖國之儲貳猶同於臣列以君前臣名之義言則爽表本爲失禮然史臣所載人臣與人主言及上表未有稱太

千名者今省無先比即其驗也昔武皇帝代尚書僕射山濤啟事稱皇太子而不言名濤中朝名士必詳典式其不稱名當有理趣特以皇太子儲君名諱尊重不敢指斥故耳古今異儀禮有損益今依仗前賢因循先比則爽表所稱爲適舊準通典一百四泰元十九年七月義興太守裕表上表稱太子名下太學議助教臧燾議云云

因府君遷主議

臣聞國之大事在祀與戎將營宮室宗廟爲首古先哲王莫不致肅恭之誠心盡崇嚴乎祖考然後能流淳化於四海通幽感於神明固宜詳廢興於古典循情禮以求中者也禮天子七廟三昭三穆與太祖而七自考廟以至祖考五廟皆月祭之遠廟爲祧有二祧享嘗乃止去祧爲壇去壇爲墠有禱然後祭之此宗廟之次親疏之序也鄭玄以爲祧者文王武王之廟王肅以爲五世六世之祖尋去祧之言則祧非文武之廟矣文武周之祖宗何云去祧爲壇乎

明遠廟爲祧者無服之祖也又遠廟則有享嘗之降去祧則有壇墠之殊明世遠者其義瀰疏也若祧是文武之廟宜同月祭於太祖雖推后稷以配天由功德之所始非尊崇之義每有差降也又禮有以多貴者故傳稱德厚者流光德薄者流卑又云自上以下降殺以兩禮也此則尊卑等級之典上下殊異之文而云天子諸侯俱祭五廟何哉又王祭嫡殤下及來孫而上祀之禮不過高祖推隆恩於下流替誠敬於尊屬亦非聖人制禮之意也是以泰始建廟從王氏議以禮父爲士子爲天子諸侯祭以天子諸侯其尸服以士服故上及征西以備六世之數宣皇雖爲太祖尚在子孫之位至於殷祭之日未申東向之禮所謂子雖齊聖不先父食者矣今京兆以上既遷太祖始得居正議者以昭穆未足欲屈太祖於卑坐臣以爲非禮典之旨也所謂與太祖而七自是昭穆既足太祖在六世之外非爲須滿七廟乃得居太祖也議者又以四府

君神主、宜永同於殷祫。臣又曰爲不然。傳所謂毀廟之主、陳乎太祖、謂太祖已下先君之主也。故白虎通云、禘祫祭遷廟者、以其繼君之體、持其統而不絕也。豈如四府君在太祖之前、非繼統之正、無靈命之瑞、非王業之基、昔以世近而及、今則情禮已遠、而當長饗殷祫、永虛太祖之位、求之禮籍、未見其可。昔永和之初、大議斯禮、於時虞喜范宣並以淵儒碩學、咸謂四府君神主、無緣永存於百世、或欲瘞之兩階、或欲藏之石室、或欲爲之改築、雖所秉小異、而大歸是同。若宣皇既居羣廟之上、而四主禘祫不已、則大晉殷祭、長無太祖之位矣。夫理貴有中、不必過厚、禮與世遷、豈可順而不斷、故臣子之情雖篤、而靈厲之謚彌彰、追遠之懷雖切、而遷毀之禮爲用、豈不有心於加厚、顧禮制不可踰爾。石室則藏於廟北、改築則未知所處、虞主所以依神、神移則有瘞埋之禮。四主若饗祀宜廢、亦神之所不依也。準傍事例、宜同虞主之瘞埋。然經典難

詳羣言紛錯非臣卑淺所能折中、宋書臧燾傳義熙初太廟鴟尾災燾謂著作郎徐廣曰征西京兆四府君宜在毀落而猶列廟饗此其後乎乃上議又見宋書禮志三南史十八

臧質

質字含文、燾弟子、晉末爲宋世子中軍參軍、武帝受禪、遷員外散騎侍郎、元嘉初、爲江夏王義恭撫軍、徙給事中、出爲建平太守、遷寧遠將軍、歷陽太守、又遷竟陵江夏內史、復爲建武將軍、巴東建平二郡太守、徵爲使持節都督徐兗二州諸軍事、寧遠將軍、徐兗二州刺史、復爲建威將軍、義興太守、遷太子左衛率、尋爲輔國將軍、假節、進使持節監雍涼南北秦四州諸軍事、寧蠻校尉、雍州刺史、封開國子、元凶弒立、以爲丹陽尹、征虜將軍、不受、孝武舉兵、版進征北將軍、及即位、以爲都督江州諸軍事、車騎將軍、開府儀同三司、江州刺史、加散騎常侍、持節、封始興郡公、尋奉南郡王義宣舉兵反、伏誅、

舉兵上表

臣聞執衆隨亂非情謬於甘苦揮斤斬柰豈忘痛於肌膚蓋已先疑後順忠爲必往忍小存大遜愛必從丞相臣義宣育悊台鉉拼聲聯服定主勦王之業勳越乎齊晉宗臧懿親之寄望崇於魯衛而惡直醜正實繁有黨或染凶作僞疾害元功或藉勞挾寵乘威縱戾自知愆深釁重必貽剿戮乃成紫毀朱交間忠輔崇樹私徒招聚群惡念舊愛老無一而存豈不由凶醜相扇志肆讒惑陛下垂慈狎達不稱惟疑遂令負扆席圖薮於流議投杼市虎成於十夫鑒古揆今實懷危逼故投袂樊蕖立節於本朝揮戈晉陽務清於君側臣誠庸懦奉敎前執雖恧緇衣好賢之美敢希巷伯惡惡之情固已藉風聽而脊憤撫短策而馳念況乃宏命爰格誠係宗社今奉旨前邁星言啟行臣本凡瑣少無遠概因緣際會遂班槐鼎素望既盈恆心實足豈應徼功非冀更希異寵直已蔓草難除

去惡宜速，是以無顧夷險，慮不及身，仰恃天眷，察亮丹款，苟血誠不照，甘心罪戮。伏願陛下先鑒元輔匪躬茂節，末錄庸瑣奉國微誠，不遂淟涊之情，以失四海之望，昭戮馬劍，顯肆市朝，則結旌向國，全鋒凱歸，九流凝序，三光平耀，斯則仰說宗廟，俯慰兆民。裁表悲慨，涕言無已。（宋書臧質傳）

荅魏王拓跋燾書

省示具悉姦懷，爾自恃四脚，屢犯國疆，諸如此事，不可具說。王玄謨退於東，梁坦散於西，爾謂何以？不聞童謠言，邪虜馬飲江水，佛狸死卯年，此期未至，以二軍開飲江之徑，爾冥期使然，非復人事。寡人受命相滅，期之白登，師行未遠，爾自送死，豈容復令生全，饗有桑乾哉！但爾往攻此城，假令寡人不能殺爾，爾由我而死。爾若有幸，得爲亂兵所殺，爾若不幸，則生相鎖縛，載以一驢，直送都市。我本不圖全，若天地無靈，力屈於爾，齏之粉之，屠之裂之，如此未

足謝本朝。爾識智及衆力。豈能勝苻堅邪。頃年展爾陸梁者。是爾未飲江。太歲未卯故爾。斛蘭昔深入彭城。値少日雨。隻馬不返。爾豈憶邪。卽時春雨已降。四方大衆始就雲集。爾但安意攻城莫走。糧食闕乏者告之。當出廩相飴。得所送劒刀。欲令我揮之爾身邪。甚苦人附反。各自努力。無煩多云。宋書臧質傳

又與虜衆書

示詔虜中諸士庶。狸伐見與書如別。等正朔之民。何爲力自取如此。大丈夫豈可不知轉禍爲福邪。今寫臺格如別書。自思之。宋書臧質傳

密信說南郡王義宣

有大才負大功。挾震主之威。自古尠有全者。宜在人前。蚤有處分。且萬物莫不係心於公。整衆入朝。內外孰不欣戴。不爾。一旦受禍。悔無所及。宋書南郡王義宣傳 又略見南史十三

震主之威，不可持久，主相勢均，事不兩立，今專據閫外，地勝兵彊，持疑不決，則後機致禍。宋書臧質傳

徐羨之

羨之字宗文，小字干木，東海郯人，晉太元中爲王雅少傅主簿，後爲劉牢之鎮北功曹，元興初爲桓脩撫軍中兵參軍，武帝舉義，版爲鎮軍參軍、尚書庫部郎、領軍司馬，補琅邪王大司馬參軍、司徒左西屬、徐州別駕從事史、太尉諮議參軍，除鷹揚將軍、琅邪內史，轉太尉左司馬，尋爲吏部尚書、建威將軍、丹陽尹，轉尚書僕射，宋受禪，進號鎮軍將軍，加散騎常侍，封南昌縣公，遷尚書令、揚州刺史，進司空、錄尚書事，少帝即位，與傅亮、謝晦等總朝政，尋行廢立，文帝即位，進司徒，改封南平郡公，元嘉三年伏誅。

虎牢陷上表自劾

去年逆虜縱肆，陵暴河南，司州刺史臣德祖竭誠盡力，抗對强寇，孤城獨守，將涉朞年，救師淹緩，舉城淪沒，聖懷矜悼，遠近嗟傷，陛下殷憂諒闇，委政自下，臣等謀猷淺蔽，託付無成，遂令致節之臣，抱忠傾覆，將士殲殄，王略虧挫，上墜先規，下貽國恥，稽之朝典，無所辭責，雖有司撓辭未加準繩，豈宜尸祿昧安，殊寵乞蒙屏固，已申國法，宋書索虜傳景平元年虜就虎牢司空徐羨之尚書傅亮領軍將軍謝晦表少帝不許

與左光祿大夫傅亮上表歸政

臣聞元首司契，運樞成務，臣道代終，事盡宣翼，冕旒之道，理絕於上皇，拱己之事，不行於中古，故高宗不言，已三齡為斷，冢宰聽政，已再期為節，百王以降，罔或不然，陛下聖德紹興，負荷洪業，億兆顒顒，思陶盛化，而聖旨謙挹，委成羣司，自大禮告終，鑽燧三改，大明佇照，遠邇傾屬，臣等雖率誠屢聞，未能仰感，敢藉品物之情，謹因蒼生之志，伏願陛下遠存周文日昃之道，近思皇室締構之艱，

時攬萬機躬親朝政廣闢四聰博詢庶業則雍熙可臻有生幸甚宋書徐羨之傳

重奏

近陳寫下情言為心聲奉被還詔鑒許未回豈惟愚臣秉心有在詢之朝野人無異議何者形風四方實繫王德一國之事本之一人雖世代不同時殊風異至於主蒞臣贊古今一揆未有渾心委任而休明可期此之非宜布自遐邇臣等荷遇二世休感已均情為國至豈容順默重披丹心冒昧已請同上

又固陳

比表批陳辭誠俱盡詔旨沖遠未垂聽納三復屏營伏增憂歎臣聞克隆先構幹蠱之盛業昧旦丕顯帝王之高義自皇宋創運英聖有造殷憂未闋艱患仍纏賴天命有底聖明承業時屯國故猶在民心太山之安未易可保啟明隆替繫在聖躬斯誠周詩夙興

之辰，殷王待旦之日，豈得無爲拱己，復玄古之風，逡巡虛挹，御四天之事，伏願以宗廟爲重，百姓爲心，弘大業以嗣先軌，隆聖道以增前烈，愚管所獻，情盡於此。上同

奏論郊配

臣聞崇德明祀，百王之令典，憲章天人，自昔之所同，雖因革殊時，質文異世，所以本情篤敬，其揆一也。伏惟高祖武皇帝允協靈祇，有命自天，弘日靜之勤，立蒸民之極，帝運明德，光宅八表，太和宣被，玄化遐通，陛下以聖哲嗣徽，道孚萬國，祭禮久廢，思光鴻烈，饗帝嚴親，今實宜之，高祖武皇帝宜配天郊。至於地祇之配，雖禮無明文，先代舊章，每所因循，魏晉故典，足爲前式，謂武敬皇后宜配北郊，蓋述懷以追孝，踐聖敬於無窮，對越兩儀，允洽幽顯者也。明年孟春有事於二郊，請宣攝內外，詳依舊典。宋書禮志三永初三年九月司空羨之尚書令亮等奏詔可

奏廢廬陵王義眞

臣聞二叔不咸、難結隆周、淮南悖縱、禍興盛漢、莫不義以斷恩、情爲法屈、二代之事、殷鑒無遠、仁厚之主、行之不疑、故共叔不斷、幾傾鄭國、劉英容養、數廣難深、前事之不忘、後王之成鑒也、案車騎將軍義眞、凶忍之性、爰自稚弱、咸陽之酷、醜聲遠播、先朝猶以年在紈綺、冀能改厲、天屬之愛、想聞革心、自聖體不豫、以及大漸、臣庶憂惶、內外屏氣、而縱博酣酒、日夜無輟、肆口縱言、多行無禮、先帝貽厥之謀、圖慮經固、親敕陛下、面詔臣等、若遂不悛、必加放黜、至言苦厲、猶在紙翰、而自茲迄今、日月增甚、至乃委棄藩屏、志還京邑、潛懷異圖、希幸非冀、轉聚甲卒、徵召車馬、陵墳未乾、情事猶昧、遂蔑棄遺旨、顯違成規、整棹浮舟、以示歸志、肆心專己、無復諮承、聖恩低徊、深垂隱忍、屢遣中使、苦相敦釋、而親對散騎侍郎邢安泰、廣武將軍茅仲思、縱其悖罵、訕主謗朝、此久播於遠近、暴於

人聽臣聞原火不撲蔓草難除青青不伐終致尋斧況聶深患著社稷慮切請一遵晉朝武陵舊典使顯懷之旨不隊於武廟全宥之德獲申於昵親仰專感慟臨啟悲咽宋書廬陵王義眞傳少帝失德羨之等密謀廢立則次第應在義眞以義眞輕訬不任主社稷因其與少帝不協乃奏廢之

上言追上皇太后尊號

伏惟先妣好柔明塞淵光備六列德昭坤範訓洽母儀用能啟祚聖明奄宅四海而天祚永違嚴親莫逮臣等參詳遠準春秋近稽漢晉謹追上尊號爲皇太后禮官撰謚用崇寢廟通典七十二元嘉元年

朱興妻周事議

自然之愛虎狼猶仁周之凶忍宜加顯戮臣呂爲法律之外故尙弘物之理母之即刑由子明法爲子之道焉有自容之地雖伏法者當梟而在宥者靡容通典作匿宜愚謂可特申通典作屏之遐裔宋書徐羨之傳南史十五通典一百六十七

徐湛之

湛之字孝源小字仙童羨之兄孫元嘉初除著作佐郎員外散騎侍郎並不就東宮建補太子洗馬轉國子博士遷奮威將軍南彭城沛二郡太守加輔國將軍遷祕書監領右軍將軍轉侍中加驍騎將軍復爲祕書監加散騎常侍遷中護軍未拜又遷太子詹事又遷冠軍將軍丹陽尹進號征虜將軍轉中書令領太子詹事出爲前軍將軍南兗州刺史復入爲丹陽尹轉尚書僕射領護軍將軍元凶弑逆并見害孝武即位追贈司空謚曰忠烈公

上范曄等反謀表

臣與范曄本無素舊中忝門下與之鄰省屢來見就故漸成周旋比年已來意態轉見傾動險忌富貴情深自謂任遇未高遂生怨望非唯攻伐朝士譏訕聖時乃上議朝廷下及藩輔驅扇同異恣

口肆心，如此之事，已具上簡。近員外散騎侍郎孔熙先忽令大將軍府吏仲承祖騰曄及謝綜等意，欲收合不逞，規有所建。以臣昔蒙義康接盼，又去歲羣小為臣妄生風塵，謂必嫌懼，深見勸誘。兼云人情樂亂，機不可失，讖緯天文，並有徵驗。曄尋自來，復具陳此，幷說臣論議轉惡，全身為難，即以啟聞，被敕使相酬引，究其情狀。於是悉出檄書選事及同惡人名手墨翰迹，謹封上呈。凶悖之甚，古今罕比。由臣闇於交士，聞此逆謀，臨啟震惶，荒情無措。宋書范曄傳

還郡自陳表

賊臣范曄、孔熙先等連結謀逆，法靜尼宣分往還，與大將軍臣義康共相脣齒，備於鞫對。伏尋仲承祖始達熙先等意，便極言姦狀，而臣兒女近情，不識大體，上聞之初，不務指斥，紙翰所載，尤復漫略。藉實以凶計既表，逆事歸露，又仰緣聖慈，不欲窮盡，故言勢依違，未敢緘隱，情旨無隱，已昭天鑒。及其凶收禽，各有所列，曄等口

辭多見誣謗，承祖醜言，紛紜特甚，乃云臣與義康宿有密契，在省之言，期以爲定，將適茲意，報示天文，末云熙先豫指必同，以誑於曄，或以智勇見稱，或以恩情爲目，既美其信懷，可覆復駭其動止必欣。凡諸詭妄，還自違伐，多舉非端，不究源統，將傳之信，無有主名。所微之人，又已死沒，首尾乖互，自爲矛楯，即臣誘引之辭，以爲始謀之證，衛臣糾告，並見怨咎，縱肆狂言，必見禍陷，伏自探省，亦復有由，昔義康南出之始，敕臣入相伴慰，晨夕覲對，經踰旬日，逆圖成謀，雖無顯然，懟容異意，頗形言旨，遣臣利刃，期以際會，臣苦相諫譬，深加拒塞，以爲怨憤所至，不足爲慮，便以關啟，懼成虛妄，思量反覆，實經愚心，非爲納受，曲相蔽匿，又令申情范曄，釋中間之憾，致懷蕭思話，恨婚意未申，謂此僥倖，亦不宜違，陛下款惜天倫，彰於四海，藩禁優簡，親理咸通，又昔蒙眷顧，不容自絕，音翰信命，時相往來，或言少意多，旨深文浚，辭色之間，往往難測，臣每懼

畀閫皆略而不荅，惟心無邪，悖故不稱，以自嫌懷。懷丹實具如此。啟至於法𢖍所傳，及熙先等謀，知實不早，見闕之日，使即以聞。雖晨光幽燭，曲照窮款，裁以正義，無所逃刑。束骸北闕，請罪司寇。乾施含宥，未加治考，中旨頻降，制使還往，仰荷恩私，哀慚失守。臣殃積罪深，丁羅酷罰，久應屏棄，永謝人理。況奸謀所染，忠孝頓闕，智防愚淺，闇於禍萌，士類未明其心，群庶謂之同惡，朝野側目，衆議沸騰，專信嫌隙之辭，不復稍相申體。臣雖駑下，情非木石，豈不知醜點難嬰，伏劒爲易，而靦然視息，忍此餘生，實非苟吝微命，假延漏刻，誠以負戾灰滅，貽惡方來，貪及視息，少自披訴，冀幽誠丹款，儻或昭然，雖復身膏草土，九泉無恨。顯居官次，垢穢朝班，厚顏何地，可以自處。乞蒙隳放，伏待鈇鑕。宋書徐湛之傳

翠翬表

句容縣人獲翬一頭，體披素毳，騰露飛集。初學記三十

賜進士出身二品銜廣東等處提刑按察使司按察使兼管驛傳事務黃岡王毓藻校刊

全宋文卷十六終

全宋文卷十七

烏程嚴可均校輯

裴松之

松之字世期河東聞喜人晉太元中拜殿中將軍除新野太守不行拜員外散騎侍郎義熙初爲故鄣令入爲尚書祠部郎武帝領司州引爲州主簿轉治中從事史召爲世子洗馬除零陵內史徵國子博士元嘉初爲冗從僕射轉中書侍郎司冀二州大中正出爲永嘉太守入補通直常侍復出爲南琅邪太守致仕拜中散大夫尋領國子博士進太中大夫封西鄉侯卒年八十有三國志注六十五卷集二十一卷

請禁私碑表

碑銘之作以明示後昆自非殊功異德無以允應茲典大者道動光遠世所宗推其次節行高妙遺烈可紀若乃亮采登庸績用顯

著。敷化所莅。惠訓融遠。述詠所寄。有賴鐫勒。非斯族也。則幾乎僭黷矣。俗敝偽興。華煩已久。是以孔悝之銘。行是人非。蔡邕制文。每有愧色。而自是厥後。其流彌多。預有臣吏。必為建立。勒銘寡取信之實。刊石成虛偽之常。真假相蒙。殆使合美者不貴。但論其功費。又不可稱。不加禁裁。其敝無已。以為諸欲立碑者。宜悉令言上。為朝議所許。然後聽之。庶可以防遏無徵。顯彰茂實。使百世之下。知其不虛。則義信於仰止。道孚於來葉。宋書裴松之傳。又禮志二云。義熙中尚書祠部郎裴松之又議禁斷。

上三國志注表

臣松之言。臣聞智周則萬理自賓。鑒遠則物無遺照。雖盡性窮微。深不可識。至於緒餘所寄。則必接乎麤迹。是以體備之量。猶曰好察邇言。畜德之厚。在於多識往行。伏惟陛下道該淵極。神超妙物。暉光日新。郁哉彌盛。雖一貫墳典。怡心玄賾。猶復降懷近代。博觀

與廢。將以總括前蹤。貽誨來世。臣前被詔。使采三國異同。以注陳壽國志。壽書銓敘可觀。事多審正。誠游覽之苑囿。近世之嘉史。然失在於略。時有所脫漏。臣奉詔尋詳。務在周悉。上搜舊聞。傍摭遺逸。按三國雖歷年不遠。而事關漢晉。首尾所涉。出入百載。注記分錯。每多舛互。其壽所不載。事宜存錄者。則罔不畢取以補其闕。或同說一事。而辭有乖雜。或出事本異。疑不能判。並皆抄內以備異聞。若乃紕繆顯然。言不附理。則隨違矯正以懲其妄。其時事當否。及壽之小失。頗以愚意有所論辯。自就撰集。已垂朞月。寫校始訖。謹封上呈。竊惟繢事以衆色成文。蜜蜂以兼采爲味。故能使絢素有章。甘踰本質。臣實頑乏。顧慚二物。雖自罄勵。分絕藻繢。既謝淮南食時之敏。又微狂簡斐然之作。淹留無成。祗穢翰墨。不足以上酬聖旨。少塞愆責。愧懼之深。若墜淵谷。謹拜表以聞。隨用流汗。臣松之誠惶誠恐。頓首頓首。死罪死罪。謹言。元嘉六年七月二十四日。中

書侍郎西鄉侯臣裴松之上 明監本三國志

奉使巡行反奏事

臣聞天道以下濟光明，君德以廣運爲極。古先哲后，因心濟物，是以文思在躬，則時雝自治；禮行江漢，而美化斯遠。故能垂大哉之休詠，廓造周之盛。則伏惟陛下神叡玄通，道契曠代，冕旒華堂，垂心八表，咨敬敷之未絕，慮明揚之靡暇，清問下民，哀此鰥寡，渙焉大號，周爰四達，遠猷形於雅誥，惠訓播乎遐陬。是故率土仰詠，重譯咸說，莫不謳吟踊躍，式銘皇風，或有扶老攜幼，稱歡路左。誠由亭毒既流，故忘其自至，千載一時，於是乎在。臣謬蒙銓任，忝廁顯列，猥以短乏，思純八表，無以宣暢聖旨，肅明風化，黜陟無序，搜揚寡聞，慚懼屏營，不知所措。奉二十四條，謹隨事爲牒。伏見癸卯詔書，禮俗得失，一依周典，每各爲目，還具條奏，依事爲書，以繫之後。宋書裴松之傳

顏炳之府公禮敬議　炳之南史作仲文

案春秋桓八年祭公逆王后于紀公羊傳曰女在國稱女此其稱王后何王者無外其辭成矣推此而言則炳之爲吏之道定於受命之日矣其辭已成在無外名器既正則禮亦從之且今宰牧之官拜不之職未接之民必有其敬者以既受王命則成君臣之義故也吏之被敕猶除者受拜民不以未見闕其被禮吏安可以未到廢其節乎愚懷所見宜執吏禮　宋書炳之傳

荅江氏問大功嫁妹

江氏問裴松之曰從兄女先剋此六月與顏長史弟婚其姊蔡氏先三月亡葬送已畢從兄無嗣兄子簡爲後今與從姊同服大功大功未可以嫁子不知無父而兄有大功服可復嫁妹不荅曰意謂父有大功尚可嫁子兄在大功理無不可今所未了者未知女身大功亦可得嫁不又降而在大功得與本服九月者同不見宗

濤答范超伯問娶婦之與嫁子輕重有一等之差已身小功可以娶妻女身大功何爲不可以嫁謂此言爲是但其論降在大功者如爲不盡吾以爲聘納禮重故探其本情適人差輕故以見服爲斷禮無降在大功不可嫁子之文不應於外生疑且有小功下殤之喪過五月便可以娶降在九月者過三月而後嫁計其日月亦一等之謂也通典六十

答何承天書論次孫持重

禮嫡不傳重傳重非嫡皆不加服明嫡不可二也范宣所云次孫本無三年之道若應爲服後次孫宜爲喪主終竟三年而不得服三年之服也通典八十八

難郭沖條諸葛亮五事

王隱蜀記云晉初扶風王駿鎮關中司馬高平劉寶長史滎陽桓隰諸官屬士大夫共論諸葛亮於時譚者多譏亮託身非所勞困

蜀民力小謀大，不能度德量力。金城郭沖㠯爲亮權智英略，有踰管晏，功業未濟，論者惑焉，條亮五事隱沒不聞於世者，寶等亦不能復難。扶風王慨然善沖之言。臣松之㠯爲亮之異美，誠所願聞，然沖之所說，實皆可疑，謹隨事難之如左。

其一事曰：亮刑法峻急，刻剝百姓，自君子小人咸懷怨歎，法正諫曰：昔高祖入關，約法三章，秦民知德。今君假借威力，跨據一州，初有其國，未垂惠撫，且客主之義，宜相降下，願緩刑弛禁，㠯慰其望。亮答曰：君知其一，未知其二。秦㠯無道，政苛民怨，匹夫大呼，天下土崩，高祖因之，可㠯弘濟。劉璋暗弱，自焉㠯來有累世之恩，文法羈縻，互相承奉，德政不舉，威刑不肅。蜀土人士，專權自恣，君臣之道，漸㠯陵替。寵之㠯位，位極則賤；順之㠯恩，恩竭則慢。所㠯致弊，實由於此。吾今威之㠯法，法行則知恩；限之㠯爵，爵加則知榮。榮恩竝濟，上下有節，爲治之要，於斯而著。

難曰、案法正在劉主前死、今稱法正諫則劉主在也、諸葛職爲股肱、事歸元首、劉主之世、亮又未領益州、慶賞刑政、不出於己、尋沖所述亮答、專自有其能、有違人臣自處之宜、且亮謙慎之體、殆必不然、又云亮刑法峻急、刻剝百姓、未聞善政、以刻剝爲稱

其二事曰、曹公遣刺客見劉備、方得交接、開論伐魏形勢、甚合備計、稍欲親近、刺者尚未得便會、既而亮入、魏客神色失措、亮因而察之、亦知非常人、須臾客如廁、備謂亮曰、向得奇士、足以助君補益、亮問所在、備曰、起者其人也、亮徐歎曰、觀客色動而神懼、視低而忤數、奸形外漏、邪心內藏、必曹氏刺客也、追之已越牆而走

難曰、凡爲刺客、皆暴虎馮河、死而無悔者也、劉主有知人之鑒、而惑於此客、則此客亦一時之奇士也、又語諸葛云、足以助君補益、則亦諸葛之流亞也、凡如諸葛之儔、鮮有爲人作刺客者矣、時主亦當惜其器用、必不投之死地也、且此人不死、要應顯達爲魏、竟

是誰乎何其寂蔑而無聞
三事曰亮屯於陽平遣魏延諸軍并兵東下亮惟留萬人守城晉
宣帝率二十萬衆拒亮而與延軍錯道徑至前當亮六十里所偵
候白宣帝說亮在城中兵少力弱亮亦知宣帝垂至已與相逼欲
前赴延軍相去又遠回迹反追勢不相及將士失色莫知其計亮
意氣自若敕軍中皆臥旗息鼓不得妄出菴幔又令大開四城門
埽地卻灑宣帝常謂亮持重而猥見勢弱疑其有伏兵於是引軍
北趣山明日食時亮謂參佐拊手大笑曰司馬懿必謂吾怯將有
彊伏循山走矣候邏還白如亮所言宣帝後知深以爲恨
難曰案陽平在漢中亮初屯陽平宣帝尚爲荆州都督鎭宛城至
曹眞死後始與亮於關中相抗禦耳魏嘗遣宣帝自宛由西城伐
蜀值霖雨不果此之前後無復有與陽平交兵事就如冲言宣帝
既舉二十萬衆已知亮兵少力弱若疑其有伏兵正可設防持重

何至便走乎案魏延傳云延每隨亮出輒欲請精兵萬人與亮異道會於潼關亮制而不許延常謂亮為怯歎己才用之不盡也亮尚不以延為萬人別統豈得如冲言頓使將單兵在前而自輕弱自守乎且冲與扶風王言顯彰宣帝之短對子毀父理所不容而云扶風王慨然善冲之言故知此書舉引皆虛

四事曰亮出祁山隴西南安二郡應時降圍天水拔冀城虜姜維驅略士女數千人還蜀人皆賀亮亮顏色愀然有戚容謝曰普天之下莫非漢民國家威力未舉使百姓困於豺狼之吻一夫有死皆亮之罪以此相賀能不為愧於是蜀人咸知亮有吞魏之志非惟拓境而已

難曰亮有吞魏之志久矣不始於此衆人方知也且於時師出無成傷缺而反者衆三郡歸降而不能有姜維天水之匹夫耳獲之則於魏何損拔西縣千家不補街亭所喪以何為功而蜀人相賀

乎、

五事曰、魏明帝自征蜀、幸長安、遣宣王督張郃諸軍雍涼勁卒三十餘萬潛軍密進、規向劍閣、亮時在祁山、旌旗利器、守在險要、十二更下、在者八萬、時魏軍始陳、幡兵適交、參佐咸以賊眾強盛、非力所制、宜權停下兵一月、以并聲勢、亮曰、吾統武行師、以大信為本、得原失信、古人所惜、去者束裝以待期、妻子鶴望而計日、雖臨征難、義所不廢、皆催遣令去、於是去者感悅、願留一戰、住者憤踊、思致死命、相謂曰、諸葛公之恩、死猶不報也、臨戰之日、莫不拔刃爭先、以一當十、殺張郃、卻宣王、一戰大剋、此信之由也、

難曰、臣松之案亮前出祁山、魏文帝身至長安耳、此年不復自來、且亮大軍在關隴、魏人何由得越亮徑向劍閣、亮既出戰場、本無久住之規、而方休兵還蜀、皆非經通之言、孫盛習鑿齒搜求異同、罔有所遺、而竝不多載沖言、知其乖刺多矣、蜀志諸葛亮傳注

裴駰

駰字龍駒松之子為南中郎外兵曹參軍有史記集解八十卷

史記集解序

班固有言曰司馬遷據左氏國語采世本戰國策述楚漢春秋接其後事訖於天漢其言秦漢詳矣至於采經摭傳分散數家之事甚多疏略或有牴牾亦其所涉獵者廣博貫穿經傳馳騁古今上下數千載間斯已勤矣又其是非頗謬於聖人論大道則先黃老而後六經序遊俠則退處士而進姦雄述貨殖則崇勢利此其所蔽也然自劉向揚雄博極羣書皆稱遷有良史之才服其善序事理辯而不華質而不俚其文直其事核不虛美不隱惡故謂之實錄駰以為固之所言世稱其當雖時有紕繆實勒成一家總其大較信命世之宏才也考較此書文句不同有多有少莫辯其實而世之惑者定彼從此是非相貿真偽舛雜故中散大夫東莞徐廣

研核眾本爲音義具列異同兼述訓解粗有所發明而殊恨省略聊吕愚管增演徐氏采經傳百家并先儒之說豫是有益悉皆鈔內刪其游辭取其要實或義在可疑則數家兼列漢書音義稱臣瓚者莫知氏姓今直云瓚曰又都無姓名者但云漢書音義時見微意有所裨補譬嘒星之繼朝陽飛塵之集華嶽吕徐爲本號曰集解未詳則闕弗敢臆說人心不同聞見異辭班氏所謂疏略牴牾者依違不悉辯也愧非胥臣之多聞子產之博物妄言末學蕪穢舊史豈足吕闕諸畜德庶幾無所用心而已宋本史記

王敬弘

敬弘本名裕之避武帝諱改稱字琅邪臨沂人晉司州刺史胡之孫太元隆安間歷本國左常侍衞軍參軍天門太守轉桓偉安西長史南平太守去官桓玄篡位屢召不就玄平起爲武帝車騎從事中郎徐州治中從事史征西道規諮議參軍入爲中

書侍郎，轉黃門侍郎，不拜。仍除武帝太尉從事中郎，出為吳興太守。尋徵為侍中。宋國建，以為度支尚書，遷太常。以受禪補宣訓衛尉，加散騎常侍，轉吏部尚書。文帝即位，以為金紫光祿大夫，領江夏王師，遷尚書左僕射，又遷尚書令，固辭，改授侍中、特進、左光祿大夫，致仕。徵為太子少傅，再徵為左光祿大夫、開府儀同三司，皆不拜。元嘉二十四年卒，年八十。順帝昇明二年，追謚曰文貞。案隋志梁有左光祿大夫王敬集五卷，錄一卷，當即此，轉寫有誤脫耳。

辭太子少傅表

伏見詔書，以臣為太子少傅。承命震惶，喜懼交悸。臣抱疾東荒，志絕榮觀，不悟聖恩猥復加寵。東宮之重，四海瞻望，非臣薄德所可居之。今海內英秀，應選者多，且板築之下，豈無高逸，而近私愚朽，汙辱清朝。嗚呼微臣，永非復大之一物矣。所以牽曳闕下者，實瞻望聖顏，貪繫表之言。臣如此而歸，夕死無恨。宋書王敬弘傳：元嘉十二年，徵為太子少

傳敬弘請京師上表詔不許敬弘上竟已不拜東歸

辭左光祿大夫開府儀同三司表

臣比自陳聞、謂誠心已達、天鑒玄邈、未蒙在宥、不敢宴處、束骸載號、臣聞君子行道、忘其爲身、三復斯言、若可庶勉、顧惜惛耄、志與願違、禮年七十、老而傳家、家道猶然、況於在國、伏願陛下矜臣西夕、愍臣一至、特迴聖恩、賜反其所、則天道下濟、愚心盡矣。宋書王敬弘傳十六年召爲左光祿大夫開府儀同三司侍中如故詔京師上表竟不拜東歸

又表

臣躬耕南澨、不求聞達、先帝拔臣於蠻荊之域、賜召國士之遇、陛下嗣徽、特蒙眷齒、出是慮激、忝竊聖朝、雖懷犬馬之誠、遂無塵露之益、年向九十、生理殆盡、永絕天光、淪沒丘壑、謹冒奉表、傷心久之、宋書王敬弘傳二十三年重申前命又表

奏請徵王弘之郭希林

聖明司契裁德惟新乘鑑以微表揚隱介默語仰風荒遐傾首前員外散騎常侍琅邪王弘之恬漠丘園放心居逸前衛將軍參軍武昌郭希林素履純潔嗣徽前武並擊壤聖朝未蒙表飾宜加旌聘賁於丘園以彰止遜之美臣祗勵求之巖臣愚謂弘之可太子庶子希林可著作郎宋書王弘之傳弘之家在會稽上虞從兄敬弘爲吏部尚書奏云云

又陳

弘之高行表於初筮苦節彰於暮年今內外晏然當修太平之化宜招空谷以敦沖退之美宋書王弘之傳太祖即位敬弘爲左僕射又陳

與子恢之書

祕書有限故有競朝請無限故無競吾欲使汝處於不競之地宋書王敬弘傳子恢之被召爲祕書郎敬弘爲求奉朝請與恢之書

王昇之

昇之字休道敬弘第三子大明初爲光祿勳累遷至都官尚書

墾起湖田議

遠廢之曠方翦荊棘率課窮乏其事彌難資徒粗立徐行無晚宋書孔季恭傳大明初孔靈符爲丹陽尹表徙無貲之家於餘姚鄞鄮三縣界墾起湖田光祿勳王昇之議

賜進士出身二品銜廣東等處提刑按察使司按察使兼管驛傳事務貴陽王毓藻校刊

全宋文卷十七終